

燈火樓臺

高陽作品集 ③

高陽·著



目錄

八、壽域宏開·····	三六七
九、千絲萬縷·····	四一一
十、力爭上游·····	四八三
十一、移花接木·····	五二五
十二、蕭瑟洋場·····	五五三
十三、改絃易轍·····	五九一
十四、家有喜事·····	六一七

八、壽域宏開

因爲如此，螺螄太太的心境雖然跟胡雪巖一樣，不同往年，還是強打精神，扮出笑臉，熱熱鬧鬧地過了一個年。接著便要爲胡老太太的生日，大忙特忙了。

生日在三月初八，「潔治桃觴，恭請光臨」的請帖，卻在年前就發出去了。到得二月中旬，京中及各省送禮的專差，絡繹來到杭州，胡府上派有專人接待；送的禮都是物輕意重，因爲胡雪巖既有「財神」之號，送任何貴重之物，都等於「白搭」，惟有具官銜的聯幛壽序，才是可使壽堂生色的。

壽堂共設七處，最主要的一處，不在元寶街，而是在靈隱的雲林寺。鋪設這處壽堂時，胡雪巖帶著清客，親自主持，正中上方高懸一方紅地金書的匾額，「淑德彰聞」，

上銘一方御璽：「慈禧皇太后之寶」，款書：「賜正一品封典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胡光墉之母朱氏」。匾額之下，應該掛誰送的聯幛，卻費斟酌了。

原來京中除了王公親貴，定制向不與品官士庶應酬往來以外，自大學士、軍機大臣以下，六部九卿，都送了壽禮，李鴻章與左宗棠一樣，也是一聯一幛，論官位，武英殿大學士李鴻章，久居首輔，百僚之長，應該居中。但胡雪巖卻執意要推尊左宗棠，便有愛人以德的一個名叫張愛暉的清客，提出規勸。

「大先生，朝廷名器至重，李合肥是首輔；左湘陰是東閣大學士，入閣的資格很淺，不能不委屈。這樣的大場面，次序弄錯了，要受批評；如果再有好事的言官、吹毛求疵，說大先生以私情亂綱紀，搞出啥不痛快的事來，也太無謂了。」

「你的話不錯。不過『花花轎兒人擡人』，湘陰這樣看得起我，遇到這種場面，我不捧他一捧，拿他貶成第二，我自己都覺得良心上說不過去。」

「話不是這麼說。大先生，你按規矩辦事，湘陰一定也原諒的。」

「就算他原諒，我自己沒法子原諒。張先生，你倒想個理由出來，怎麼能拿湘陰居中。」

「沒有理由。」張愛暉又說：「大先生，你也犯不著無緣無故得罪李合肥。」

胡雪巖不作聲，局面看著要僵了；那常來走動的烏先生忽然說道：「有辦法，只要把下款改一改好了。」

「怎麼改法？」胡雪巖很高興問。

「加上爵位就可以了。」

原來左宗棠送的壽幛，上款是「胡老伯母六秩晉九榮慶」；下款是「禿頭」的「左宗棠拜祝」，平輩論交，本來是極有面子的事情；烏先生主張加上左宗棠的爵位，變成「格靖侯左宗棠拜祝」；這一來就可居李之上，因為李鴻章的下款上加全銜「武英殿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肅毅伯」，伯爵次侯爵一等，只好屈居左宗棠之次。

那烏先生是個廟祝，只為他是螺螄太太的「娘家人」；胡雪巖愛屋及烏，將他側於清客之列，一直不大被看得起，此時出此高明的一著，大家不由得刮目相看了。

「不過大先生，我倒還要放肆，胡出一個主意。如果左湘陰居中，李合肥的聯幛只好掛在東面板壁，未免貶之過甚；是不是中間掛一幅瑤池祝壽圖，拿左、李的聯幛分懸上下首，比較合適？」

胡雪巖看烏先生善持大體，便請他專管靈隱這個最主要的壽堂，而且關照他的一個外甥張安明，遇事常找烏先生來商量；張安明是胡府做壽，綜攬全局的大總管。

張安明自然奉命唯謹，當天就請烏先生小酌，誠意請教，「有件事，不曉得烏先生有啥好主意？」他說，「壽堂雖有七處，賀客太多，身份不同，擠在一起，亂得一場糊塗，一定要改良。」

「壽堂是七處，做壽是不是也做七天？」

「不錯。大先生說，宮裏的規矩『前三後四』，要七天。」張安明輕聲答說：「不過，這話對外面不便明說；只說老太太生日要『打七』，所以開賀也是七天。」

「打七」便是設一壇水陸道場，是佛門中最隆重的法事，稱爲「水陸齋儀」，亦名「水陸道場」，俗稱「打水陸」。齋儀又有繁簡之分，諷經禮懺七七四十九日稱爲「打水陸」；爲了祝釐延壽，通常只須七日，叫做「打七」。

「有七處壽堂，又分七天受賀，大可分門別類，拿賀客錯開來，接待容易，而且酒席也不致於糟蹋。」

「這個主意好。我們來分他一分。」於是細細商量，決定第一天請官場，三品以上文武大員；五品以下文武職官，占了四個壽堂，此外是現奉差委的佐雜官，與文武候補人員各一；留下一處專供臨時由外地趕到的官員祝壽之用。

第二天請商場，絲、茶、鹽、典、錢、藥、綢各行各業的夥友，分開七處。第三天

是各衙門的司事，以及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的書辦；第四天是出家人的日子；第五天、第六天請親戚朋友，一天「官客」，一天「堂客」。第七天是壽辰正日，自然是自己人熱鬧、熱鬧。

這樣安排好了去，請示胡雪巖；他不甚滿意，「自己人熱鬧、熱鬧，用不著七處壽堂，而且光是自己人，也熱鬧不起來。」他說，「我看還要斟酌。而且我的洋朋友很多，他們來了，到那裏去拜壽？」

「這樣好了，專留一天給洋人。」烏先生說：「一到三、四月裏，來逛西湖的很多，大先生索性請個客，這一天的洋人，不論識與不識，只要來拜壽的，一律請吃壽酒。」

「洋人捏不來筷子。」胡雪巖說：「要請就要請吃大菜。」

「這要請古先生來商量的。」

請了古應春來籌畫。由於洋人語言不盡相同；飲食習慣，亦有差異，好在有七處壽堂，決定英、法、德、美、日、俄、比七國，各占一處。

「應春，」胡雪巖說：「這七處接待，歸你總其成。大菜司務，歸你到上海去請。」

「好。」古應春說：「要把日子定下來，我到上海，請字林西報的朋友登條新聞，到時候洋人自然會來。」

「妙極！」張安明笑道：「外婆生日，洋人拜壽；只怕從古以來的老太太，只有外婆有這份福氣。」

果然，胡老太太聽了也很高興。胡家的至親好友，更拿這件事當作新聞去傳說，而且都興致勃勃地要等看見洋人拜壽。

這年杭州的春天，格外熱鬧，天氣暖和，香客船自然就到得多，這還在其次；主要的是胡老太太做生日，傳說如何如何豪華熱鬧，招引了好些人來看熱鬧。何況光算外地來拜壽的人，起碼也增加了好幾千人。

到得開賀的第一天，城裏四處，城外三處，張燈結綵，「清音堂名」細吹細打的壽堂周圍，車馬喧闐，加上看熱鬧的閒人、賣熟食的小販，擠得寸步難行。只有靈隱是例外，因為三大憲要來拜壽，仁錢兩縣的差役以外，「撫標」亦派出穿了簇新號褂子的兵丁，自九里松開始，沿路佈哨彈壓，留下了極寬的一條路，直通靈隱山門。

從山門到壽堂，壽聯壽幛，沿路掛滿；壽堂上除了胡雪巖領著子姪，等在那裏，預

備答謝以外，另外請了四位紳士「知賓」。一位是告假回籍養親的內閣學士陳怡恭，專陪浙江巡撫劉秉璋；一位是做過山西臬司，告老回鄉的湯仲思；另外兩位都是候補道，三品服飾，華麗非凡，是張安明受命派了裁縫，量身現做奉贈的。

近午時分，劉秉璋鳴鑼喝道，到了靈隱，藩臬兩司，早就到了，在壽堂前面迎接；轎子一停，陳怡恭搶上前去，抱拳說道：「承憲臺光臨，主人家心感萬分。請，請！」肅客上堂，行完了禮，劉秉璋抬頭先看他送的一堂壽序，掛在西壁最前端，與大學士寶鑒送的一副壽聯，遙遙相對；這是很尊重的表示，他微微點頭，表示滿意。

這時率領子姪在一旁答禮的胡雪巖，從紅氈條上站起身來，含笑稱謝：「多謝老公祖勞步，真不敢當。」

這「老公祖」的稱呼，也是烏先生想出來的。因為胡雪巖是布政使銜的道員，老母又有正一品的封典，自覺地位並不下於巡撫，要叫一聲「大人」，於心不甘；如用平輩的稱謂，劉秉璋字仲良，叫他「仲翁」，又嫌太亢。這個小小的難題跟烏先生談起，他建議索性用「老公祖」的稱呼；地方官是所謂父母官，士紳對縣官稱「老父母」，藩臬兩司及巡撫則稱「老公祖」，這樣以部民自居，一方面是尊重巡撫，一方面不亢不卑反而留了身分。

劉秉璋自然稱他「雪翁」，說了些恭維胡老太太好福氣的話，由陳怡恭請到壽堂東面的客座中待茶，十六個簇新的高腳金果盤，映得劉秉璋的臉都黃了。

稍坐一坐，請去入席。壽筵設在方丈之西的青猊軒；這座敞軒高三丈六尺，一共六間，南面臨時搭出極講究的戲臺，臺前約兩丈許，並排設下三席，巡撫居中，東西藩臬；大方桌前面繫著平金繡花桌圍，貴客面對戲臺上坐，陳怡恭與胡雪巖左右相陪；後面另有四席，爲有差使的候補道而設。偌大廳堂，只得七桌，連陪客都不超過三十個人，但捧著衣包的隨從跟班，在後面卻都站滿了。

等安席既罷，戲臺上正在唱著的「鴻鸞禧」暫時停了下來，小鑼打上一個紅袍烏紗，玉帶圍腰、口啣面具的「吏部天官」，一步三擺地，走到臺前「跳加官」。這是頌祝貴客「指日高昇」、「一品當朝」，照例須由在座官位最高的人欣賞；不過只要劉秉璋交代一聲就行了，主人家早備著大量剛出爐的制錢，盛在竹筐中，聽得一個「賞」字，便有四名健僕，擡著竹筐，疾步上前，合力舉起來向臺上一潑，只聽「嘩喇喇」滿臺錢響，聲勢驚人。

接下來便是戲班子的掌班，戴一頂紅纓帽，走到筵前，一膝屈地，高舉著戲摺子說道：「請大人點戲。」

「點戲」頗有學問。因為戲名吉祥，戲實不祥，這種名實不符的戲文很多，不會點會鬧笑話；或者戲中情節，恰恰犯了主人家或者那一貴賓的忌諱，點到這樣的戲，無異公然揭人隱私，因而成不解之仇者，亦時有所聞。劉秉璋對此道外行，決定藏拙；好在另有內行在，當下吩咐：「請德大人點。」

他指的是坐在東面的藩司德馨，他是旗人，出身執袴，最好戲曲；當下略略客氣了兩句，便當仁不讓地點了四齣不犯忌諱而又熱鬧的好戲，第一齣是「戰宛城」，飾鄒氏的朱韻秋，外號「羊毛筆」，是德馨最賞識的花旦，演到「思春」那一段，真如用「羊毛筆」寫趙孟頫字，柔媚宛轉，令人意消。

正當德馨全神貫注在臺上時，有個身穿行裝的「戈什哈」悄悄走到他身旁，遞上一封信說：「陳師爺派專人送來的。」

陳師爺是德馨的親信，此時派專人送來函件，當然是極緊要的事；因而當筵拆閱，只見他面現詫異之色，揮一揮手遣走「戈什哈」，雙眼便不是專注在「羊毛筆」身上，而是不時朝劉秉璋那邊望去。

他是在注意胡雪巖的動靜，一看他暫時離席，隨即走了過去，將那封信遞了過去，輕聲說道：「剛從上海來的消息。」

劉秉璋看完信，只是眨眼在思索；好一會才將原信遞給陳怡恭：「年兄，你看，消息不巧；今天這個日子，似乎不宜張揚。」

「是！」陳怡恭看完信說：「這一來，政局恐不免有一番小小的變動。」

「是的。」劉秉璋轉臉問德馨說：「請老兄在這裏綑住場面，我得趕緊進城了。」德馨也想回衙門，聽劉秉璋如此交代，只能答應一聲：「是。」

於是劉秉璋回身招一招手，喚來他的跟班吩咐：「提轎。」接著向陳怡恭拱一拱手，正待託他代向主人告辭時，胡雪巖回來了。

「怎麼？」他問：「老公祖是要更衣？」

「不是！」劉秉璋歉意地說：「雪翁，這麼好的戲、好的席，我竟無福消受；實在是有急事，馬上得回城料理。」

「呃、呃。」胡雪巖不便多問；只跟在劉秉璋後面，送上轎後方始問德馨：「劉中丞何以如此匆匆？到底是甚麼急事？」

「此處不便談。」德馨與胡雪巖的交情極厚，以兄弟相稱：「胡大哥，有個消息，不便在今天宣揚，不過，消息不壞。」

胡雪巖點點頭不作聲，回到筵前，直待曲終人散；才邀德馨到他借住的一間禪房

中，細問究竟。

「爲甚麼今天不便宜揚呢？」德馨說道：「李太夫人在武昌去世了。」

去世的是李瀚章、李鴻章兄弟的老母。胡老太太做生日，自然不便宜布這樣一個不吉利的消息。但這一來，李氏兄弟丁憂守制，左宗棠暫時去了一個政敵，對胡雪巖來說，當然是有利的，亦可說是喜事，不過只能喜在心裏而已。

「一下子兩個總督出缺，封疆大吏要扳扳位了。不曉得那個接直隸，那個接湖廣？」

這一問，恰恰說中德馨的心事。總督出缺，大致總是由巡撫調升；巡撫有缺，藩司便可競爭，劉秉璋與德馨，各有所圖，所以都急著要趕進城去打聽消息。不過德馨既有巡撫囑咐，又有胡家交情在，不便就此告辭，心想何不就跟胡雪巖談談心事。

「湖廣，我看十之八九是涂朗軒接；直隸就不知道了。」涂朗軒就是湖南巡撫涂宗瀛，他替曾國藩辦過糧，與李瀚章昔爲同事，今爲僚屬，由他來接湖廣總督，倒是順理成章的事。

「那末湖南巡撫呢？」胡雪巖笑著掉了句文：「閣下甚有意乎？」
「只怕人家捷足先登了。」

「那也說不定。」胡雪巖想了一下說：「你先要把主意拿定了，才好想辦法；倘或老大哥根本沒有這個意思，也就不必去瞎費心思。」

「水往低處流，人往高處爬，豈能無意。不過鞭長莫及，徒喚奈何。」

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」胡雪巖說：「等我來打個電報給汪惟賢，要他去尋森二爺探探『盤口』。」

此事不便假手於人，胡雪巖又拿不起筆，因而由他口述，讓德馨執筆，電報中關照汪惟賢立即去覓寶森，託他向寶璽探探口氣，藩司想升巡撫，該送多重的禮。

德馨字斟句酌，用隱語寫完，看了一遍說：「寶中堂他們兄弟不和，森二爺或許說不上話。是不是請汪掌櫃再探探皮硝李的口氣。」

「好！我贊成。」

於是德馨改好了電報稿子；胡雪巖叫進貼身小跟班阿喜來，他專替主人保管一個一離家就要帶著的西洋皮靴，內中有個密碼電報本，胡雪巖與德馨親自動手，將密碼譯好，夕陽已經啣山了。

「我本來不打算進城，現在非回去一趟不可了。」胡雪巖說：「電報要送到上海去發，我派一個妥當的人去，叫他在上海等回電；如果是兩三萬銀子，我先替你墊。多了

就犯不上了。」

「是，是。一切拜託，承情不盡。」

於是胡雪巖與德馨一起進城，兩人品秩相同，但胡雪巖曾賞穿黃馬褂，所以儀從較現任藩司的德馨，更爲煊赫；只是他的「高脚牌」只作陳列之用，出行只是前面一匹頂馬、後面四匹跟馬、八抬大轎的轎班，一共三班，輪流換肩——胡雪巖的轎班，在家亦是「老爺」；一回家就會聽見丫頭在喊：「老爺回來了，趕快打水洗腳。」不過替胡雪巖抬轎雖是好差使，卻很難當，因爲既要快、又要穩，快到能跟著頂馬亦步亦趨；穩到轎中靠手板上的茶水不致潑出來。因此，兩人雖是同時動身，胡雪巖的轎子起步就領先，很快地將德馨在身後拋得老遠了。

回到元寶街，老遠就看到張燈結綵，燈燭輝煌；但壽堂中卻頗安靜，因爲既已排定賀壽的日期，除了極少數的至親以外，不會有人貿然登堂。胡雪巖下了轎，在壽堂中略作寒暄，隨即著手處理德馨謀官之事。

正喚來得力的家人在交代時，只見螺螄太太扶著一個小丫頭的肩，悄然而至；看到胡雪巖有事，她遠遠地在一張絲絨安樂椅上坐了下來。

「你明天一大早就動身，在上海等消息，等北京的回電一到，馬上趕回來。越快越

好。」

等家人答應著走了，螺螄太太一面起身走近來，一面問道：「你不在靈隱陪老太太，怎麼回城來了？」

「出了兩個總督的缺，連帶就會出兩個巡撫的缺，德曉峰想弄一個，我只好進城來替他料理。」說到這裏，胡雪巖發覺螺螄太太神色最異，定睛看了一下問道：「怎的，你哭過了？」

「不要亂說！老太太的好日子，我哭甚麼？」螺螄太太緊接著問：「家人來得多不多？」

「該來的都來了。」胡雪巖說：「三品以上的官，本來沒有多少，從明天起就要一天比一天忙了。我最耽心後天，大家都說要去看熱鬧，不曉得會不會有啥笑話鬧出來？」

原來賀壽的日期，已經重新安排，第三天輪到外賓。「洋人拜壽」這四個字聽起來，就會逗人好奇，都說不知道洋人拜壽是怎麼個樣子，是磕頭還是作揖？吃壽麵會不會用筷子；不會用用啥？叉子叉不住，只怕要用手抓。諸如此類等著看笑話的議論，不免使胡雪巖不安，怕鬧出笑話來失面子。

「喔，」螺螄太太倒被提醒了，「有份禮在這裏，你倒看看。」說著，便向窗外喊一聲：「來人！」

進來的是螺螄太太的親信大丫頭瑞香；她已經聽到了螺螄太太的話，所以進門便說：「洋人送的那份禮，送到老爺書房裏去了。」

胡雪巖心想，這個把月來，所收的壽禮，不知凡幾？獨獨這份禮送到他書房，可知必有來歷，便即問說：「是那個送的？」

「我也不清楚。」螺螄太太說：「是拱宸橋海關送來的，我想大概不是洋行裏的人，是個洋官，所以叫他們送到書房裏，等你來看，有份全帖在那裏，你一看就曉得了。」

「好！我到書房裏去看。」

「對！外面要開席了，我也要照個面，敷衍敷衍。你呢？在那裏吃？」

「太累，吃不下甚麼？吃點粥吧。」

「老太太的壽麵不能不吃。」螺螄太太轉臉吩咐：「瑞香，你關照小廚房下碗鷄湯銀絲麵，鷄湯太濃，要把浮油撇乾淨。」

於是主僕三人各散，胡雪巖一個人穿過平時就沿路置燈、明亮好走的長長的甬道，